



# 自然小品

张君默

# 自然小品

张君默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八四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崔曙光

封面设计：大向

自然小品 张君默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<sup>1/32</sup> 8<sup>1/4</sup> 171,600

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社目：105—232 书号：17309·2 定价：1.15元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

序 .....	( 3 )
隆冬过客 .....	( 5 )
候鸟的生命之钟 .....	( 7 )
暮春的汽笛 .....	( 9 )
勇者的极点 .....	( 11 )
物竟天择不留情 .....	( 13 )
生似蜉蝣 .....	( 15 )
浮游尘埃之外 .....	( 16 )
微观世界 .....	( 18 )
闭锁的空间 .....	( 20 )
生命是这样相遇 .....	( 22 )
野草和牛 .....	( 24 )
宇宙轮回 .....	( 26 )
一光年的一亿次方 .....	( 28 )
星星的地狱 .....	( 30 )
复制人的故事 .....	( 33 )
茫茫时空 .....	( 36 )
释“五度空间” .....	( 39 )
宇宙的法则 .....	( 41 )

物换星移看北斗	( 43 )
第一个细胞	( 46 )
人，是个大奇迹	( 48 )
冥想中的小宇宙	( 50 )
谁主沉浮	( 53 )
搜集化石	( 55 )
石头的事实	( 57 )
谁能重写这本书	( 59 )
向深太空呼吁	( 61 )
天书	( 65 )
生命钟	( 67 )
老屋的窗外	( 69 )
时光藩篱	( 72 )
生命来自何处	( 74 )
生命象潮汐	( 76 )
时间之谜	( 78 )
风会死，光也会死	( 80 )
死亡制约	( 82 )
耿耿星河	( 84 )
树的叹息	( 86 )
死亡的大谜	( 88 )
我的天问	( 90 )
一秒的意义	( 92 )
超婴计划	( 94 )
另一个世界的通道	( 97 )
春日临窗	( 100 )

七月“天蝎”	( 102 )
昨夜星辰	( 104 )
开春时节	( 106 )
高士其爷爷	( 108 )

## 第二辑

序	( 113 )
重现出生记忆	( 115 )
记忆之库	( 117 )
衰老	( 119 )
错体	( 121 )
大死亡	( 123 )
发现死亡系统	( 125 )
遗传密码世界	( 127 )
二〇〇〇年的突破	( 129 )
换头的年代	( 131 )
人类隐忧	( 133 )
最佳年龄区	( 135 )
人口老化	( 137 )
第七感	( 139 )
进去看看再说	( 141 )
耳腋认字有普遍性	( 143 )
超人化	( 145 )
电脑与人结合生存	( 147 )
激光新用途	( 149 )
谁是我们的祖先	( 151 )

人类寻根的困扰	( 153 )
露西	( 155 )
谁来翻这部大书	( 157 )
三叶虫的故事	( 159 )
生命力	( 163 )
生命，就是电力	( 165 )
创奇者	( 167 )
漂往何处	( 170 )
蜻蜓满天飞	( 172 )
生命的舞台	( 174 )
炎炎夏日	( 176 )
地球的原始样板	( 178 )
熊猫何以珍贵	( 180 )
野人这个大谜	( 182 )
大自然的奖与罚	( 184 )
感激上苍	( 186 )
维生系统	( 188 )
宇宙蛋	( 190 )
生命系统	( 193 )
夭寿与人寿	( 195 )
四臂螺旋星系	( 197 )
天外生命世界	( 199 )
量度天有多高	( 201 )
寂寞老星	( 203 )
天外生命何处	( 205 )
不再搜索天外讯息	( 207 )

生命因子随处飞扬	( 209 )
天数	( 211 )
怪异构想	( 213 )
微玻璃陨石	( 215 )
一百三十个太阳系	( 217 )
宇宙的“奇点”	( 219 )
宇宙大空洞	( 221 )
奇人霍金	( 223 )
寂寞“旅行者”	( 225 )
天使翅膀在土星	( 227 )
谁驾光速而来	( 229 )
超新星的遗迹	( 231 )
科学奇迹	( 233 )
沟鳞鱼化石	( 235 )
面临新世纪	( 237 )
末日的真理	( 239 )
科幻一章	( 241 )
高空防卫层网	( 243 )
幻觉是一面镜子	( 245 )
维杰的世界	( 247 )
再造一个我	( 249 )
一枕好梦	( 251 )
超光速	( 253 )
性别的传奇	( 255 )
流感来袭	( 257 )

# 第一辑

---



## 序

记得以前有朋友跟我说过，以我对大自然的认识，应该可以用文学之笔，写出一类内容别致的散文。后来又相继收到一些读者的信，希望会看到一本由我写成的有关自然科学的书，当时我都不曾认真考虑过，只以为这是件不可能的事。

可是几年下来，大约是从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间，我在报纸的专栏里，偶然也以自然界事物，结合了自己的观感与驰想，写成随笔一类的文字，到今天，竟然也积了数十篇之多，现在稍加整理，便收集成了这本书。

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意外收获，一份意外欣喜。如果这些文字，竟然还可以引起读者对大自然的一些美好感受与启迪，就更是喜出望外了。

我常常谈及一草一木，或是宇宙间的事物，完全是由一份对大自然的好奇。无穷的时间与无穷的空间，都引起我深深的思索；一个小甲虫的爬行，一颗种子的萌发，都引起我深深的兴趣。深觉自然界万事万物生灭有序，循环不息，美妙之处无以复加。

我这一束文字，便是要把我所看到的告诉你。当人能很好地领略大自然的奥妙时，精神领域论倍地扩展了，便会觉得生而为人，实在妙不可言。

一九八一年夏季于香港



## 隆冬过客

昨日海峡上起了雾，乘船渡海，又看见成群的海鸥在低飞。这些候鸟每年都趁着一股冷空气，从北方向东南移动，总是在这个季节到香港来。等到三、四月间，南国的气候回暖，它们便又飞走。

它们是与大雁和燕子一起，相继到南方来作客。早在它们之前，是天高气爽的秋天，大雁应该来过了。那些大雁高傲得很，总是高高地在天空上面经过。要是在乡间，会看见芦苇丛中呼的一声惊起了一群大雁，“叽叽呱呱”的一阵招呼，拍着有力的灰翅膀，把双脚收进羽毛底下，伸着一条长长的脖子，便成群地往云天升上去。不久便已排成人字形，最强壮而识途的大雁领在前头，幼小的就紧跟在旁边，借着领队翅膀所扇动的气流，飞起来可以省点气力。

到了香港几十年，都没有再看见过大雁了，也许这里到底是个很小的地方，而它们的航线，又数十年也不见得有一次那么巧地，取准了维多利亚海峡的上空，因为只要稍一偏离，便越出了我们的视野之外。

须知住在此地的人，视野被狮子山与香炉峰所阻，又被高耸的建筑物所阻，更多的是雾濛濛的城市空气把高阔的天空掩盖着，因而视野很是狭窄，能见度亦很低。何况，雁儿又是孤高不群，观感世界远比我们广阔，听觉十分灵

敏，也象鸽子一样，能听见超低频长波的“亚声”。在一千公里外，已经听得此地噪聒的汽车声和钻路机声。在一万公尺高处，已看见我们闹攘攘地不知在争夺什么，便都绕道飞行，只要尾翅稍为拨转一度，掠过北回归线时，便与港境偏离一百公里。所以听得人家说，在岭南和沙头角外的上空，北雁南飞仍然时常可以看得见的。

现在是深冬，飞雁的季节早过去了，雾气弥漫而交通繁忙的海峡上，又从迢迢万里外飞来了海鸥。但它们只肯住在海面上，与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等过了冬，便继续它们的行程，是要越过南中国海和赤道，飞到新西兰去，香港只是旅途中的一站，到底不宜栖息吧。

## 候鸟的生命之钟

年前有位朋友住在市郊，那一栋两层钢筋水泥小房子，攀在墙边的炮仗花，冬天便开得火红火红的，叫人一看便满心欢喜。

坐在花架下往矮矮的屋檐上望去，便看见在角落处结了个鸟巢。深冬时节，那些家燕还没回来，必定是在旅途中。要飞越迢迢千里的南中国海，是一趟十分艰苦的旅程，有时一、二天也得不到一滴水、一个小虫子作食物。在长途飞行中，趁得好风，便有一百公里的时速，很是消耗体力。因此作移栖飞行时，必要是珊瑚岛连绵的路线。许多只有一周岁的小燕，体力不支，便要在途中夭折。海隅一栋房子有个它爹妈留给它的旧巢，从此便要空置了。而它的爹妈已年老力衰，再也经不起季候性的越洋移栖。当大伙都群起而飞时，它们只好伫立在崖岸的岩洞里，作最后的一瞥，然后便在寂寞的赤道炎夏里尽了寿数。

对于燕子，也象看见其他的候鸟一样，为它们那种吉卜赛般的生存方式感到迷惑。如果单是为了寻个气候适宜而食物丰富的生活环境，又何需要每个季节都那么辛劳，飞渡千山万水！就是不知道千百年来，它们代代如此，要找寻什么？祖先遗传给它们以生命之钟，深深地藏在体内，只要等气候的转变到了某个程度，而日月星辰的运转恰到时候，生命之钟一敲，便一齐感应到了。此时，算是筑得

再好的巢也要舍弃，再熟悉而眷恋的树木土地亦要离别，纷纷携了雏儿上路。

要是雨燕，行程就更为艰苦。从数千年来群栖的赤道崖洞，一路南飞，靠了地磁的感应、星辰与地面山河标识的辨认，飞抵澳洲北部海岸。

隆冬就快过去，不久之后开了春，料峭寒气稍歇，便有许多矫健的家燕飞来作客了。它们由于长途飞行，体内积存的脂肪已经消耗得差不多，因而体态玲珑，剪刀一般的尾巴显得分外长而轻盈。

它们有很好的记忆力，可以一连四年觅回旧巢。只可惜我朋友已搬迁，听说房子要拆卸建成大厦，那么，春天时燕子回来了，觅不回旧巢，会不会很彷徨呢？

## 暮春的汽笛

早晨悠然醒来，还没有睁开眼睛，便已经知道今天有雾。在我来说，雾是可以“听”见的，我是通过海上船只的汽笛声，正如“看见”风一样，风本来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如果树叶摇动，柳条轻拂，我们便知道有风了。如果风吹过树林，吹过屋檐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我们便又说，“听”到风了。

雾当然与风不同，但是每年暮春，这南国的气流在南北回转时，天气暖了一些日子，北方来的冷空气要把暖空气驱走，平流雾就要出现。平流雾越聚越浓，当能见度低于一千公尺的时候，在这交通繁忙的维多利亚海峡上行船，便要拉响汽笛。听到对面传来呜呜的汽笛声，迎面而航行的大小船只，便得要提高警惕，把船由左边驶上去。

前些日子，薰风南来，早晨站在窗前，便分明感到潮湿而凉爽的春风不停吹拂，沁人心脾，便记起了一首老歌开头的几句，是“南风呼啦啦吹，吹到了南山嘴，今年雨水实在好哟，苗儿长得快而肥，嘿啦伊唷嘿……”眼看天气一天暖似一天，可以穿单衣了，主妇们却在抱怨，洗了的衣服几天也晾不干。

年年到了这时节，总是下点小雨，然后有一个早晨，海上传来一阵隐约的汽笛声，便知道雾来了。好熟悉的一个雾的季节，总是不缺汽笛声。住在这个小岛上，在朦胧